國子監志

國子監志卷七十九

藝文志十三

雜著

太學祀典考序　　彭定求

國家建興學校王祀

夫子崇德報功萬世無窮而淵源衍續舉夫羽翼經傳股肱大道者皆得與於見知聞知之列侑享光榮是以道統炳如日星學術炯於龜鑑固所稱六合同風九州共貫者然太學者四方之標

準也王化之行自近者始辟廱典禮累朝崇重徽獨楹桷樽俎軒懸舞佾之屬節文度數煌煌明備有非郡國之所將即凡筵之登降名號之異同遞經損益載在令典而四方猶未及周知志古學禮之士能不講明而究晰之歟仰惟

聖天子稽古右文欽崇

先師表章絕學俾四海萬年知所法程臣下幸際其時躬履其地夙夜祇承懼無以導揚萬一惟是瞻顧宮牆駿奔俎豆儼乎如接其人凜乎如親

其範庶幾仰高山景行之意而竊慮戞戞乎其
難之也張君璿官典籍恂恂莊莊守職惟謹灌
將祼獻之餘不獨循故事奉文書而已以祀典
定於太學未有著為成書垂示藝林者因自
先師以下遞及四配十哲先賢先儒按序臚陳綴集
羣言裒輯孅蹟詳而有徵蹟而有紀從此遐方
近域得識
聖朝化行首善禮制增崇之盛且千載上下作述相
承其所以正心修身牖民範俗者可以指掌而

知披籍斯在則凡為聖賢之徒臨之在上質之在旁宜何如其感發而興起也嗚呼今伙志古學禮者盡如是亦誠足嘉尚矣哉予故於是書樂觀其成焉

石鼓文跋　　朱彝尊

石鼓籀文雖與大篆小異然離鐘鼎款識未遠其為三代之物信矣而諸家或疑之馬子卿至謂宇文周所刻誠傖父之言也十鼓向闕其一皇祐間始得之歐陽永叔見之最早文存四百

六十五字爾薛尚功則云歲月深遠缺蝕殆盡
今款識所載乃得之前人刻石者方之永叔僅
多二字胡世將資古紹志録云所見者先世藏
本在集古之前僅益九字至潘慬山作音訓時
止存三百八十有六字而已楊用修謂從李賓
之所得唐人拓本多至七百有二字又言及見
東坡之本人多惑焉愚攷第三鼓潘氏音訓有
避衆既簡句古文苑脫避字有衆字用修不取
易以六師二字第四鼓潘本有四馬其寫六轡

囗鷙句鷙上脫一字古文苑本鷙作重文用修亦不取易以六轡沃若第五鼓霝雨上古文苑有漢漢二字薛氏施氏本則有天字用修亦不取增我來自東四字夫来攻狩於東故云駕言徂東東有甫草若岐陽在鎬京之西豈得云我來自東乎至於第六鼓因民間窪以爲臼其上浸泐以諸鼓驗之每行多者七字少者六字此鼓行僅四字上皆缺二三字用修每行增一字強之成文又如第七鼓用修增益徒御嘽嘽會

同有繹或羣或友悉萃左右以燕天子咸與小雅同文不知鼓文每行字有定數難以增益尤有異者鼓有𠘧文郭氏云恐是臭字古老反大白澤也用修遂以惡獸白澤入正文中其亦拟人甚矣攷賓之石鼓歌中云家藏舊本出梨棗楮墨輕虛不盈握拾殘補闕能幾何以一消埃碑海嶽夫以歐陽薛胡諸家所見止四百餘字若賓之本有七百餘字拾殘補闕亦已多矣賓之不應為是言也子瞻之詩曰韓公好古生已

遲。我今況又百年後。强尋偏旁推點畫時得一二遺八九。糢糊半已似瘢胝。詰曲猶能辨跟肘子由和之有云。形骸偃蹇任苔蘚。文字皴剝困風雨。字形漫汗隨石缺。蒼蛇生角龍折股。夫用修之本。既得自賞之傳自子瞻。是子瞻克見其全。子由亦得縱觀於子瞻。子由又不應為是言也。杜子美詩有曰。陳倉石鼓久已訛。韋蘇州詩有曰。風雨缺譌苔蘚澀。而韓吏部歌曰。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髮盡備無差訛。又曰。年深豈免有

缺畫則石鼓在唐時已無全文故吏部見張生之紙本以為難得也吳立夫詩亦云岐右石鼓天下觀駱駝載歸石盡爛夫以唐宋元人未見其全者用修獨得見之此陸文裕亦不敢信由石鼓而推之用修他所考證吾亦不能已於疑無惑乎陳晦伯有正楊一編矣

監本蘭亭跋　朱彝尊

書至右軍入聖右軍書至蘭亭而變化無方後人品評以定武本為最歐陽率更所臨也流傳

有玉有石有棠梨板字有澗行有斷損有肥有瘦有始肥終瘦各本不同相傳石晉廣運中契丹輦歸棄之中道而榮次新言宋定國使金云在中京中京遼之南京金海陵改為中都即燕京也吾鄉沈先輩虎臣撰野獲編云萬歷乙酉丙戌間北雍治地得禊帖行款肥瘦與定武本略同識者疑是廣運所棄石時長洲韓公存良官國子祭酒拓數百本遺友朋合之次新所述或即薛氏摹勒未可定耳

石鼓記

成德

予每過成均徘徊石鼓間輒悚然起敬曰此三代法物之僅存者遠方儒生或未多見身在輦轂時時摩挲其下豈非至幸惜其至唐始顯而遂致疑議之紛紛也元和志云石鼓在鳳翔府天興縣南二十里其數盈十蓋紀周宣王田於岐陽之事而字用大篆則史籀之所為作也自貞觀中蘇勉始誌其事而虞永興褚河南歐陽率更李嗣眞張懷瓘韋蘇州韓昌黎諸公並稱

其古妙無異議者迨歐陽文忠則疑自周宣至宋垂二千年理雖獨存夫岣嶁之字岳麓之碑年代更遠尚在人間此不足疑一也程大昌則疑為成王之物因左傳成有岐陽之蒐而宣王未必遠狩豐西今蒐岐遺鼓既無經傳明文而帝王轍迹可西可東此不足疑二也至溫彥威馬定國劉仁本皆疑為後周文帝所作蓋因史大統十一年西狩岐陽之故爾按古來能書如斯冰邕瑗無不著名豈有能書如此而不名乎

況其詞尤非後周人口語韋李虞褚歐陽近在唐初亦不遽爾昧昧此不足疑三也至鄭夾漈王順伯皆疑五季之後鼓亡其一雖經補入未知眞偽然向傳師早有跋云數內第十鼓不類訪之民間得一鼓字半缺者較驗甚眞乃易置以足其數此不足疑四也鄭復疑靖康之變未知何在王復疑世傳北去棄之濟河嘗攷虞伯生嘗有記云金人徙鼓而北藏於王宣撫宅迨集言於時宰乃得移置國學此不足疑五也予

是以斷然從元和志之說而並幸其俱存無偽焉嘗歎三代文字經秦火後至數千百年雖尊彝鼎敦之器出於山巖屋壁隴畝墟墓之間苟有款識文字學者尚當寶惜而稽考之況石鼓為帝王之文列膠庠之內豈僅如一器一物供耳目奇異之玩者哉謹記其由來以告夫世之嗜古者

祭酒司業題名記　　余正健

國家設學首重成均蓋化民成俗道莫先於此也

欽惟

世祖章皇帝尊崇儒術定鼎之初

親臨講學我

皇上右文重道

御極之八載即

躬幸辟廱又

製訓飭士子文立碑太學雲漢天章作人壽考存神過

化文治極隆時諸長貳於斯者率皆一代碩儒

文章彬郁道德溫醇故或入掌絲綸或出居方

岳或鳳沼揚芳或鴻逵高漸數十年來麟麟炳炳照曜後先某等菲材承乏茲任喜遭異數永念

恩榮謹輯

國朝來兩廂姓名勒諸貞石以垂永久雖然名以官傳官以人重吾輩膺斯職者果克仰體

聖天子育材至意正己率屬宏敷教化庶幾無忝師儒則名與官眞堪不朽如或徒以官傳也後之覩斯石者稱斯人也其謂之何哉是則可警也已

石鼓音訓跋

李周望

石鼓文本末諸家辨論甚詳唐貞觀以來蘇勗李嗣眞張懷瓘竇臮竇蒙徐浩咸以為史籀手跡虞世南歐陽詢褚遂良皆有墨妙之稱杜甫八分小篆歌序歷代書亦厠之倉頡李斯之間韋應物石鼓歌云周宣大獵兮岐之陽刻石表功兮煒煌煌又云飛湍委蛇相糾錯乃是宣王之臣史籀作韓愈歌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奮起揮天戈蒐於岐陽騁雄俊萬里禽獸皆遮羅

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梅堯臣呈祭酒吳公詩石鼓作自周宣王宣王發憤蒐岐陽蘇軾詩舊聞石鼓今見之文字鬱律蛟龍走憶昔周宣歌鴻雁當時史籀變蝌蚪之數子皆好古名賢其言必有考據朱子詩傳遺說曰石鼓有說成王時又有說宣王時然其辭有似車攻甫田恐是宣王時未可知由是觀之則石鼓為宣王獵碣史籀書迹無疑也蓋其初散棄陳倉野中韓愈為博士時請祭酒以數橐駝輿至

太學不果鄭餘慶遷之鳳翔

孔廟中經五代亂復散失司馬池待制知鳳翔輦至府學門廡下以木櫺護之而亡其一蓋散失後民有穴其中以為臼者即今第六鼓也宋仁宗

皇祐四年向傳師求得之十鼓乃足大觀中自鳳翔徙汴京徽宗以金塡刻文初置辟雍後入保和殿靖康末金人輦至燕京剔取其金而置之王宣撫宅宅後即大興府學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集為大都教授於泥土草萊中洗刷扶

植仁宗皇慶二年集為助教言於時宰置今太學大成門內左右各五為碑壇承之又為疎櫺扃鐍之三代金石遺文惟此而已誠聖王之故蹟千古之奇蹤歐陽修亦以為非史籀不能作是矣至元己卯司業潘迪考訂今文著為音訓泐碑於大成門西謹錄於右以備參攷

國學禮樂錄序

李周望

成均典樂之職禮教之地也肪自虞廷其風尚矣周備四代之學王畿之內號為辟廱蓋以明

首善之義與鄉學不同秦火以後學校淪廢漢至元狩始議建於董生策中元成之世弟子增衆光武重興太學親臨講論立十四博士以授五經明帝習射養老章帝大會諸儒一時虎觀横經彬彬稱盛晉武雅尚儒術以賈馬鄭杜伏孔王何之徒分立八家儒學命張華劉寔領之太常咸寧後乃立國子學以教貴游子弟東晉士夫習尚莊老流及六朝南北興廢無常至隋開皇國子寺始不隸於太常唐則六學皆歸國

于宋增三館而學規之善莫或過於胡瑗馬三齋雜儀肇元許衡六堂考課沿明永樂日久漸弛僅屬空文
皇朝定鼎京師振興文教
世祖章皇帝視學釋奠百廢俱張我
皇上生知好古重道崇儒
御極之初即
臨雍講學隆禮
先師超越百代

特製訓飭士子文立碑造就加意勸懲時際雍熙禮明
樂備久道化成更修輯諸經闡晰性理辨别律
呂審定元音集道統之大成作君師之極範近
復升祔名儒增襲博士凡所以光輝俎豆鼓舞
人材之典無所不至猗歟休哉士生金聲玉振
之世獲漸菁莪棫樸之風良厚幸矣余自甲午
承乏司業旋陞侍講即奉
命校士全楚日與諸生撤幃講業務趨醇古以應昌期
役竣復膺司成重任受

恩汪渥報稱無由爰與方山謝公冰兢共矢月吉宏宣
聖訓督課惟勤而諸生文風亦日新月盛雖然
國家儲賢養士豈徒以文章華國潤色鴻業云爾哉要求實行以資大用也余惟古之教士自小學以至大學既已身通六藝尤必陶養性情以為修齊治平之本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入德有方修道有序興詩立禮成樂次第較然不可易也太史公適魯觀
孔子廟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乃故事之

可證者況國學賢關人材淵藪士列橋門之下而不辨禮儀樂奏之詳典祀損益之故又何以自立於儒雅之林備異日

廟堂之選乎爰采志統諸書雜其繁冗少為編次錄成一書以示諸生俾知國學禮樂所在斯須不可去身亟宜研窮義理考核名實禮以謹其節樂以發其和庶幾由博而約以漸臻乎希聖希賢之域仰承

聖天子壽考作人之化行且比隆周室遠接虞廷漢唐

以後爲足道哉是爲序

進士題名碑錄序　李周望

科目用人由來舊矣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又曰三年大比考其德行道藝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誠慎之也誠重之也其人材則惟出於鄉國二學鄉學掌於鄉大夫而用之在大司徒國學掌於大樂正而用之在大司馬鄉士曰選士升於國曰造士大司馬所辨論則曰進士此三物賓興之典

也。漢世去古未遠。舉士之制有三。賢良孝廉博士弟子。後世科目歲貢所由昉也。隋大業時專以文辭試士曰進士。唐用三科十九目。其由學館者曰生徒。由州縣者曰鄉貢。皆升於有司而進退之。其天子自詔者曰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無常科也。科目唐制。亶其然乎。天授初武后策貢士於洛城殿。殿試昉於此。宋進士諸科秋取解。冬集禮部。春考試。合格者放榜於尚書省。開寶六年。殿試貢士。遂為永制。八年。始分三甲。

熙寧貢舉新法罷詩賦專經義建炎以來兼用經義詩賦分作兩科元仁宗立經書取士法八月鄉試二月會試皆三場首場四書二經一二場詔誥賦表內科一道三場時務策一道書義用朱子章句集註而斷以己意發明限三百字分左右榜蒙古色目為右漢人南人為左明洪武四年辛亥太祖始策問會試中式者於奉天殿賜一甲三人進士及第賜二甲進士出身賜三甲同進士出身以次授官十八年乙丑授一

甲三人修撰編修。俱入翰林。使二三甲進士觀政於諸司。其在翰林承敕監等衙門者曰庶吉士。至永樂二年甲申。選二十九人為庶吉士。在文淵閣讀書。後惟翰林院有庶吉士。其以及第第一人為狀元。第二人榜眼。第三人探花。則仿宋制。而是時士大夫又通以二三甲第一為傳臚。其會試第一者曰會元。鄉試第一者曰解元。鄉試以子午卯酉年。會試以辰戌丑未年。後雖條例數更。其大綱固不易也。

聖朝定鼎京師聲教訖於四海
世祖章皇帝裁定科舉法制大備我
皇上道隆德盛壽考作人鼓舞振興不遺餘力而且範
之以
聖學教之以
帝文久道化成與天同照以故得士之盛直躋唐宋元
明而上之躒漢媲周無與讓也太學題名碑記
元僅有存者明代石刻隨缺旋補
本朝自順治丙戌至康熙戊戌凡二十有八科惟

壬辰乙未分滿漢二榜各三鼎甲及二甲三甲自後歷科仍合為一榜未嘗分也士既釋褐登朝則必題名於學師師濟濟接踵彙征取士至今日而極盛無以加矣我
皇上御極以來揭榜已二十有一次後更不知凡幾非算數所能測也猗歟休哉
聖世樂育之英材徧列於槐棘大僚前二三十年間
先帝之舊臣參錯在位迨於今日無一非對策颺言於我

皇之清問者矣或一門之內祖孫父子兄弟相繼而登膴仕或異姓之交師長傳其弟子層累以降源遠末分而並登華貫者更不可勝數也試入成均遊橋門所見穹碑林立莫不摩挲指顧曰某某以德行傳某某以功業顯某某以文章詞翰稱奎璧光華先後輝映豈非千載之勝覽哉予夙稟庭訓繼蹟科目承乏司成濫登宮尹不敢忘策名所自謹錄

國朝歷科題名碑姓氏為初集俟次第增益使多

士覩感踊躍咸知我

皇敎澤深厚文治郅隆以垂示無窮而元明舊碑之在

辟雍者幷附錄之備考鏡焉是爲序

國學禮樂錄序

謝履忠

考成周敎士之制鄉學有六藝太學有四術六

藝者禮樂射御書數也四術者禮樂詩書也雖

敎之詳略不同皆以禮樂爲先務至於敎和別

宜化民成俗動四氣之和以著萬物之理則禮

樂明備天地官矣禮樂之爲用大矣哉顧歷代

制作互有損益其存而可考者獨萃於國學我

皇上聰明聖哲久道化成希天之學日新崇正之功大闡廣勵學宮超越前古士生其時莫不沐浴元化涵泳聖涯況乎領師儒之官持教育之柄其為感激思奮而潤色鴻猷誠有不能自已者矣大司成李南屏先生嘗為國子司業又典三楚學政日以訓士為孜孜今之復領成均也穆然深念曰時教必有正業孰有大於禮樂者乎於是殫思研慮纂為國學禮樂錄一書明

先師之統系揚
御製之褒崇綱領昭然矣序世家列傳所以濬禮樂之源詳祀典述經志繪圖譜陳儀注所以備禮樂之事附以石鼓音訓見三代之軌物而岐陽之狩亦禮也綴以題名碑記則皆奉行禮樂之人也蓋先生之為是書也採擇廣咨訪切辨正嚴序次確即譾陋如予通懷商榷析疑訂誤至再至三娓娓不倦於是見先生虛公之衷不僅用之掄才造士而陶淑人心之雅意方且通億載

而爲津也予於先生爲後進鉛槧之間無能爲役適以戊戌春後先受事六館規條詳加釐正至於剔弊屏浮除氋振雅予於先生去私見持大公毋激毋隨共盟此心同勷厥職兩年以來人知重廉恥習禮讓士亦相敦以實行而不騖聲華皆先生維挽之力而予與有榮焉然則是書之成足以範士心興民行敬承

聖天子中和之德以溥斯世於仁壽之域而凡有志於禮樂者由此悉其源流而探其本末其所裨益

豈止一時一人而已哉是為序

石鼓文鈔序

孫岳頒

蓋聞六書初肇始變蟲魚八法相生未離蝌蚪篆籀開自史游實著金鍼之奥冊書定於許慎式垂玉尺之文載在鐘彝傳乎金石斯則伏羲創卦之歲即有成書神禹鑄鼎之年非無古畫藏諸汲冢不委殘灰列彼明堂猶存舊物者矣自昔岐陽蒐伐閱武于田姬室中興成功告廟爰鑿石以作鼓遂鐫筆而播詞車攻馬同懋紀

行狩之盛建旌設旗侈陳獲醜之多圭璧於焉會朝玁狁因茲作貢龍文螭篆備典核以盡神斗錯星盤肆縱橫而極勢文詞則申甫而下書法則李斯以前既已珍比和鈞非徒玩同琰琬洎乎祚移洛鎬西京之俎豆淪胥燹起咸陽東魯之詩書焚棄蕢桴土鼓盡沒寒烟郜鼎商盤半歸茂草譬之磬沉泗水奚來大呂之音劍躍延津欲化干將之質縱橫神物共付劫塵而況陵谷無憑興亡遞嬗秦皇戰壘金鏃徒遺漢主

離宮珠盤還碎年年荊棘不少銅駝處處荒陵頗多玉盌於是星移物換石爛溟枯鳥迹終埋龜文盡蝕張華望氣漫識龍泉柯咢登山還逢石篆始從陳倉之野得此蟲凋蘚剝之餘亟還清廟之中置於左鐘右虡之列龍蛇糾錯自創一家甲乙斑斕僅存九數猶幸夜光終還爭合浦連城不碎於秦庭信有鬼神之呵競為符璽之守迨夫大觀紀歲再從汴河天子臨雍仍登壁水苔痕剝落藉金質以為相風骨嶙峋比銀

鈎而加陗無何塵飛遼海馬牧中原爨下焦桐半塡溝壑廟中款器頓委坵墟駝戟於市駿臺前僅剩黃金一篋沉淪於羅龍池畔誰捫絲字千言嗣是碣石開宮燕山作室搜羅鴻寶無煩博士之上書護惜殊珍願聽成均以從事虛廊素壁同藏柱下之遺荒碣殘碑並映斗間之氣以迄

聖朝應運定鼎燕山

皇上乘乾舞干堯陛盂銘几誡備采掖庭河圖洛書日

陳講幄。旌旗出獵。長楊細柳之郊。玉帛來同。踪
面文身之國。宜其崇茲法物。媲美宮懸。詰曲龍
章。配六堂之鐘鼓。蒼涼鳥策。照四庫之典墳。自
古已然。於今為烈。嗟乎。日銷月鑠。徒留黑闥之
名。地老天荒。孰辨赤文之字。淵源可溯。猶存愈
軾詩篇。意格難尋。豈有鍾王墨本。雖復桓榮稽
古。已遺斷簡之什三。束晳補亡。追輯殘編於一
二。然而見中郎之鳥篆。則傳觀咸訝其精。覩安
道之雞碑。則好事羣驚其妙。模糊隻字。尚抵千

緡滅沒雙鈎還聞二雅非憑闡繹曷恃揣摩爰有高陽才子邗水名流職志墨池走衛瓘一臺之擘弋情碧篆習中正八體之書薤葉韭花兼工刻畫斕銅破玉不廢雕鏤躡屩擔囊仿士衡之入洛攜琴載筆效司馬之游梁偶客金臺聞尋石鼓摩挲蒼綠疑爲脉望之留捫摸丹青無復金躔之聚因而剜苔剔蘚漸收倉頡之蹤補缺拾殘亶煉女媧之石得字三百以外歷年二千有奇亥豕交訛既經剖析魯魚同異必愼參

猶假以三冬彙為一卷懸之都市篤呂覽之春秋播厥洛陽並太沖之詞賦陸龜蒙之小名片錄未足比其宏通李萬卿之說苑一編奚能方其淹洽遺文可讀長為鳳閣之奇書古學斯傳永識龍鱗之初體

大學十詠序　　黃叔琳

古者典學教胄子教以直溫寬簡變化其氣質即導以歌詩言志涵養其性情蓋溫柔敦厚之旨流連諷詠可以陶淑身心而播諸清廟明堂

遂以鼓吹休明表章風化信乎詩之為教綦重而教學者之所宜先也錢塘王先生分教諸生於太學授受餘閒倡為十詠三舍生翕然賡和成帙蓋人文所聚其英華之氣必有所憑而發以鳴其盛而宣其豫望古遙集觸景興懷既原夫教胄言志之遺又足以導揚盛美則勿謂斯編無關於

國家文治也門人邵子屺雲攜以就正於予予迴憶貳長成均已四十餘年橋門蒼翠石鼓嵯峨

讀諸詩。亶依然昨日耳。適來棫樸菁莪。烝烝日戚。諸生更從王先生涵泳優游。勉其未至而進於古。行且聽歌鐘鼓箎。揚風扢雅。而觀教化之成矣。

謹案大學十詠。一曰周宣石鼓。二曰元代老槐。三曰柏庭翠蔭。四曰石井甘泉。五曰兩序書聲。六曰六堂燈火。七曰長廊步雨。八曰射圃歸鴉。九曰華道月明。十曰橋門雪霽。學錄王雲廷所撰。共五言律詩十首。一時和者有陳憲祖等十

四人集刻為一卷

續刻進士題名碑錄序　　孫嘉淦

皇上御極之八年歲在庚戌會試廣額至四百名予既

奉

命為副考官而兼職司成因得觀諸進士釋褐於太學

尋循例刊題名碑樹碑於橋門外甚盛典也考

唐進士自神龍以來杏園宴後皆於慈恩寺塔

題名他時有將相者則朱書其下宋世進士諸

科放榜後綴行期集列序名氏鄉貫三代書之

謂之小錄俱未鋟諸石也明自永樂二年命工部建進士題名碑於國子監十三年會試天下貢士於北京登科考謂是年即命立石國子監然今無存有之自宣德五年林震榜始

本朝自順治丙戌迄今豐碑林立繼此者三年一增人材之盛不可紀極是豈徒備故事示觀美已哉夫士生

聖世貴能有所樹立以垂不朽耳題名一碑將使歷年久遠而覩其姓氏以考其德行事功文章之

實賢不賢之蹟一一可指數焉是勸懲由此興法戒於是備也顧碑石既多不能家拓而存之蔚州宗伯李渭湄先輩為國子祭酒時爰彙錄諸碑而鏤之板凡若干卷迄今十有餘年士風日益遒上人文日益衆多於是庚戌諸子謀所以繼李公之志者而問序於余余曰是可使天下後世之出是途者循名責實思自樹立以無負

國家興賢育才之盛心也爰樂為之書其緣起如

此

進士題名碑錄序

宗室德沛

夫學以從政臨事始不苟執古制名於後能永傳故詩稱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書以君為元首臣為股肱蓋一體相需而後成也沛少嗜書不為章句學遨遊於六經諸史之間垂老策名輒懼不能臨事

天子以沛尚讀儒書以少宰而兼祭酒且

命教習庶常則成均翰苑皆所執也何敢讓焉考太學

進士題名錄倡於蔚州李公建庚戌續刻則合河孫公序之今乙丑諸子又補刻近科所闕故錄

世宗憲皇帝上諭一道冠之端若康熙己未乾隆丙辰兩科博學鴻詞姓氏咸依次編載又得明貢舉志於錢塘王孫芸家遂增入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樂甲申丙戌甲辰凡九科而自有科目之制甲榜於斯乃備蓋前錄所無也沛時方纂修國子監志彚題名碑見存

橋門外者。元三碑。為
本朝吳祭酒苑於
啓聖祠土中得者。明七十六碑。始永樂十八年李
騏榜。訖崇禎十六年楊廷鑑榜。或謂始於宣德
五年林震榜。殆悞也。其缺者。惟萬歷八年崇禎
十年兩碑耳。
國朝三十九碑。始順治三年傅以漸榜。以至今錢
維城榜。往見日下舊聞。及他刻皆外悞難據。於
是依各碑行列詮次。分編監志第九卷可覽焉。

今復續刻是錄錄與碑相為羽翼俾科名與載籍傳述無窮然蹟其人或臧或否或湮沒而無可稱豈天使為之哉蓋其自為之耳今之君子列是籍者當思風生虎變非徒奮爪牙於一身而所自樹立於身之前後者是在內外匪懈以媚
一人俾繼起諸君無可指其名以為口實其殆庶幾嗚呼是本也良可畏哉良可畏哉

從祀考

沈德潛

禮云始立學者釋奠於先聖先師釋者曰先聖

謂如周公

孔子也先師謂凡先代明書之師也唐武德中以周

公為先聖

孔子配享貞觀二年用天子禮樂祀周公於武王廟

而升

孔子為先聖顏子配之二十年詔以左邱明等二十

二人左邱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元服虔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范甯配享

孔子廟堂几以報其傳注之功所謂代用其書垂於國胄者也開元八年以四科弟子閔子騫等列享二十二賢之上而其他七十子之徒俱得從祀曾參大孝坐於十哲之次重其德也宋元豐七年始進荀況揚雄韓愈三人說者謂祀三人者為王安石配享王雱從祀地也政和三年封王安石為舒王配享殿上王雱在諸賢之次欽宗時從楊時請即行罷黜後并黜荀揚二人寶慶三年進朱子一人淳祐元年祀周子敦頤程

子顥程子頤張子載四人景定二年祀張子栻呂子祖謙二人咸淳三年更升顏曾思孟之配而進邵雍司馬光二人元文宗時進董仲舒一人明成化三年祀胡安國蔡沈陳澔三人嘉靖九年進歐陽修一人而黜戴聖以下十有三人（戴聖劉向馬融賈逵何休王肅王弼杜預鄭衆盧植鄭元服虔范甯）後更進陸九淵一人後更進元儒許衡一人而明儒薛瑄胡居仁王守仁陳獻章亦並從祀我

聖祖仁皇帝以朱子有功四書章句及易本義詩傳等

書躋十哲之次而進范仲淹一人位歐陽修右
聖皇濬哲非議禮諸儒所能見及者也竊按唐武德以
後歷代所定從祀俱為平允惟明嘉靖聽張璁
議黜戴聖諸人有未安蓋經學遭秦火以後散
亡藏匿不絕如綫諸儒抱遺經於灰燼之餘箋
疏注釋轉相授受以待宋儒之興專門名家各
有所長此雖品行未純亦不得而廢之而況十
三人中馬融敗行而外即何休范甯之徒亦無
多闕失者耶則貞觀之制不宜盡改也抑又思

自漢以來表章經學未經從祀者授易如田何授詩如申培授書如大小歐陽授春秋如胡毋生傳魯論如夏侯勝傳孝經如長孫氏俱應增祀而唐儒如孔穎達顔師古王恭之徒注疏羣經功與漢儒相埒今擇其行之無闕者亦宜並祀抑又思卜子夏既列十哲之中則先儒二十二人已缺其一而六典國子祭酒司業條仍稱二十二賢於數不符相應改正酌而行之不傷於濫不隣於苛增吾道之光正經學之傳是在

為禮官者

太學進士題名碑記攷　　姚文田

按進士題名碑錄舊序稱見橋門外者元三碑為

本朝吳祭酒苑於

啓聖祠土中得者明七十六碑始永樂十八年李騏榜訖崇禎十六年楊廷鑑榜其缺者惟萬歷八年崇禎十年兩碑耳又云舊錄無洪武乙丑戊辰辛未甲戌丁丑建文庚辰永樂甲申丙戌

永樂無丙戌蓋戊戌之譌甲辰凡九科因得明貢舉志於錢塘王孫芸家遂增入焉竊疑洪武辛亥爲首科何以獨未舉及又甲辰乃永樂二十二年已在李騏榜之後何以此碑轉軼會予擢任祭酒因先遣吏覆檢明代各碑見其首列洪武辛亥一碑而甲辰實缺心甚異焉暇日至碑下親自覈實始知所謂辛亥碑者乃正德辛巳楊維聰榜以文多漫漶內有洪武辛亥之言遂以爲是其年耳甲辰榜補立於宣德九年因即列入宣德

以後當時撰述者祇憑胥吏而初未親檢此致悞之由也又所稱明七十六碑今實存七十七碑始於永樂十三年陳循榜並不始李騏且騏成進士在十六年亦非十八又所缺兩碑今皆見存萬歷八年張懋修榜乃天啓三年補立崇禎十年劉同升榜不題年號與立石年月遂以為無此二碑皆極謬悞大抵前人觀者但以碑後年月為據今攷次年立石者永樂乙未宣德癸丑正統丙辰壬戌景泰辛未天順丁丑甲申

嘉靖庚戌癸丑乙未壬戌乙丑萬歷乙未凡十三碑年久補立者永樂甲辰正統己未成化壬辰甲辰嘉靖己丑壬辰乙未戊戌甲辰丁未丙辰此碑已全漫漶從有丙辰二字及後年月可辨隆慶辛未萬歷甲戌丁丑庚辰癸未壬辰癸丑丙辰凡十九碑以此每易致悞又碑石歲久磨滅如成化十一年謝遷榜十七年王華榜今皆僅存十年二字恐閱歲愈久則其文愈不可識所宜急錄之以備攷稽者也

附

元

國子學

先師廟碑　程鉅夫

皇慶二年春皇帝若曰我元繼百聖之統建萬民之極誕受厥命作之君師世祖混一區宇亟修文教成宗建廟學武宗追尊孔子所以崇化育材也朕纂丕圖監前人成憲期底於治可樹碑於廟詞臣文之臣鉅夫拜手稽首

奉詔言曰臣聞邃古之初惟民生厚風氣漸靡
聖人憂之越有庠序學校之制天下之治胥此
出焉中統二年以儒臣許衡為國子祭酒選朝
臣子弟充弟子員至元四年作都城畫地宮城
之東為廟學基二十四年備置監學官元貞元
年詔立
先聖廟久未集大德三年春丞相臣哈喇哈斯達爾
罕大懼無以祗德意乃身任之飭五材鳩衆工
責成工部郎中臣賈馴心計指授晨夕匪懈工

師用勑十年秋廟成諜樹國子學御史臺臣復以為請制可至大元年冬學成廟度地頃之半殿四阿崇尺六十有五廣倍之深視崇之尺加十焉配享有位從祀有列重門修廊齋廬庖庫為楹四百七十有八學在廟西地遜於廟者十之二中為國子監東西六館自堂徂門環列鱗比通教養之區為間百六十有七制加

孔子大成之號祀以太牢輦釋奠雅樂江南復戶四十隸之春秋二祀先期必命大臣攝事皇帝御

極陛先儒周敦頤程顥程頤司馬光張載邵雍朱熹張栻呂祖謙許衡從祀選弟子員三百進庶民子弟之俊秀相觀而善業精行成者歲舉從政又詔天下三歲一大比興賢能於是崇宇峻陛陳器服冕

聖師巍然如在其上教有業息有居親師樂友諸生各安其所學咸曰大哉天子之仁至哉相臣之賢工曹之勤其知政治之本原矣臣竊謂天地至神非風雨霜露罔成其功斯道至大非聖君

賢相罔致其化人性至善非詩書禮樂罔就其
器列聖相承謂天下可以武定不可以武治所
以尊
夫子建辟雍復科舉誠欲人人被服儒行為天下國
家用耳然則黎民於變時雍顧不在茲乎於戲
隆哉臣鉅夫謹拜手稽首而獻頌曰皇元受命
誕惟作京以撫萬邦既訖武功載修文教登其
俊良於穆
宣聖垂範罔極道尊而彰曰爾胄子弗典於學曷風

四方學以聚之庠以儲之日就月將大德嗣服
迺建
孔廟迺經辟雍考制程材審時相宜適成厥功辟雍
洋洋冕服皇皇羣士景從聖道既明渙號既加
我皇御天執道之中執物牖民翼翼乾乾帝德
益宏庶政惟和我化用宣躋祀儒師賓興羣材
丕紹厥先相古盛時訏謨遠猷罔不由賢天錫
皇祖神聖文武以有萬國威何不加令何不行
求何不獲惟學是務惟材是育下民允迪越厥

左右咸有一德以匡乃辟維帝時憲惟臣克念

濟濟茂碩禮明樂備永作神主播頌無斁

貫侯修廟學序　　　　　　　吳澄

世祖皇帝既一天下作京城於大興府之北其

祖社朝市之位經緯塗軌之制宏規遠謀前代

所未有也至元二十四年設國子監命立

孔子廟暨順德忠獻王哈喇哈斯相成宗始克繼先

志成其事而工部郎中賈侯董其役廟在東北

緯塗之南北東經塗之東殿四阿崇十有七仞

南北五尋東西十筵者三左右翼之廣亦如之衡達於兩廡兩廡自北而南七十步中門崇七仞有四尺修半之廣十有一步門東門西之廡各廣五十有二步外門左右為齋宿之室以間計各十有五神廚神庫南直殿之左右翼以間計各七殿而廡廡而門外至於外門內至於廚庫凡四百七十八楹肇謀於大德三年之春訖工於大德十年之秋於是設官教國子已二十年矣寄寓官舍不正其名丞相以為未稱興崇

文教之實也乃營國學於廟之西中之堂為監前以公聚後以燕處旁有東西舍夾之東西各一堂以居博士東堂之東西堂之西有室東室之東西室之西有庫庫之前為六館東西嚮以居弟子員一館七室助教居中以莅之館南而東而西為兩塾以屬於門屋四周通百間踰年而成不獨

聖師之宮巍然為天下之極而首善之學亦偉然聳

天下之望遠邇來觀靡不驚駭歎美其高壯宏

歟蓋微丞相其孰能贊聖天子之德意而徹貫侯亦孰能闡彰賢宰相之盛心哉侯之董役也晨夕督視不避風雨寒暑措置分畫一一心計指授工師莫能違焉陞本部侍郎又陞本部尚書出領他處營造事身雖在外心未能忘廟學也至大二年還朝拜戶部尚書首詣廟學環匝瞻顧如其家然嗚呼世之居官者大率簿書期會刀筆筐篋是務知政治之有原名敎之可宗者幾何人哉人咸以為迂而侯拳拳汲汲惟恐

或後蓋其資識卓矣侯少時為憲府屬憲長誣其副柄國者仇正直欲置之死數十人皆將連坐蹤左迫於拷掠悉附和以成其誣侯與在數中獨守正不阿狥淹繫三載卒不變移受誣者籍是得脫自戶部尚書而參議省事也會有羅織之獄侯議詳讞大忤時宰幾與同罪賴救解以免嗚呼侯之為人如此宜其於聖道儒術深有契也非資識之過人而能之乎侯每以范文正期國學諸生澄聞而媿輒面赤汗下夫文正

之爲文正無他亦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耳嗚呼安得人人不負侯之所期者哉侯名馴字致道濟南鄒平人將歸其鄉故著侯之所以有績於廟學者爲頌至大四年三月朔國子監丞吳澄序詩曰於赫皇元澤彌八埏翼翼京師風化攸先孔道昌明千古日月帝曰廟之以對光烈顯允龎臣欽輔神孫祖訓是承往聖是遵相謂而馴而職而職乃基乃搆乃墁乃甓侯祇相言弗懈以虔

新宮巍巍有倬其騫宮牆之西學宮爰作我宏爾居爾歷爾學爾士來遊四方具瞻爾則匪遂像貌肅嚴恂恂賈侯克敦克敏孰挫其廉孰混其畛一正不阿百折不回族斯糾紛劃之恢恢廟學之崇天子之德丞相之功賈侯之力草廬文集

國子學告揭大成新匾文　吳澄

維京師立

先聖廟既落成之二年今天子嗣位乃加封大成之號恭惟

先聖道德高厚與天地參為萬世帝者師聖君賢相於位號廟祠務致崇極以風四方廟之堂曰大成之殿廟之門曰大成之門雖因前代之舊然大成二字實今天子所賜匾以斯名施之於今尤為宜稱日吉辰良爰揭新匾於殿之前門之外俾尊慕

先聖入其門升其堂者得所瞻仰焉謹以潔牲醴齊用申虔告同上

國子監後圃賞梨花樂府序　虞集

至大庚戌之仲春大成殿登歌樂成時雨適至我司業先生樂雅樂之復古顧甘澤之及時於是乎賦喜雨之詩推本歸功於成均之和適三月辛巳國子監後圃梨花盛開先生率僚吏席林亭之上尊有醴盤有蔬肴胾雜陳勸酬交錯飲且半命能琴者作古操一闋禽鳥翔舞雲風低徊先生於是歌木蘭之引以寓斯文之至樂而詠聖澤之無窮也明日僚友酌酒而賡之又明日諸生之長酌酒而賡之氣和詞暢洋洋乎

盛哉。虞集起言曰。古之教者必以樂。故感其心也深。而成其德也易。命大夫者猶與之登高賦詩。而觀其能否。茲事不聞久矣。今吾師友僚佐乃得以講誦之暇。從容詠歌。庶幾乎樂而不淫者。亦成均之義也。令弟子輯錄為卷。以貽諸好事者。可覽觀焉。道園學古錄

國子監營繕官舍記　陳旅

至順三年春。南陽富珠哩先生。以集賢直學士兼國子祭酒。時監有隙地。在居賢坊。大德中有

司議以建學餘力築屋以舍師儒不果也既而司業東平岳公監丞汾陽張公典簿郭君彥文博士潘君履道助教張君常道鄔君缺華祁君伯溫屬掌儀王儀孫師魯約所入贄貲方規度而未就明年五月以中統楮泉二萬餘緡筮吉日籌工度費除地坊北畫為四區區各立屋五間中三間為居室旁兩間為肅官具饔之所宅之門以東西門之衢以南北衢北距通衢立大門衢南羨壖可藝蔬東浚井西置屋以居隸者

使掌大門之管。以羸貲治舊宅二區之在坊中者。其西圮甚。易敗桷腐茨。補以新瓦而塈塗之。旁起屋如北坊之制。東宅西偏作室。象舟可居琴書。東南作見賓之室。曰賓庵。七月經始。九月成。安雅堂集

明

石鼓文後　　楊士奇

右石鼓文十。元國子監司業潘迪考訂音訓刊附於後。在今北京國子監。士大夫北來者多

得之以見貽此本得於胡學士光大紙墨獨佳此刻鄭夾漈定為秦篆歐陽公集古錄疑此文自宣王共和至宋嘉祐千九百年且文細刻淺理不應得存又疑其自漢以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予謂石鼓文決非秦漢以下之人所能所謂文細刻淺者安知當時不深刻歷世久遠則磨滅如此而今文字之存者計裁三之一耳其中不可辨識者又三之一則亦久遠之驗也荒郊野草之中古物委棄何限如其金玉

之類雖殘毀不完苟遇之即庸人小子皆知而取之矣為石雖有文字苟不遇好古博雅之士則不為世所知而不見稱道固其理也且三代鐘鼎卣彝之屬前未嘗見稱於世而後來田夫牧子往往出之荒野埋沒之中者代有之矣何獨致疑於石鼓哉

書國學羣書殘編後　　何喬新

元有天下垂百年頗崇儒雅經籍之版藏於國子監者甚富天兵入燕百司安堵經籍度置如

故無毀棄者宣德以來典守者不以為意鼠蛀齧之餘膳奴監隸或竊以宿火殘脫磨滅百僅一二者存焉然其存者字畫既妙刻手亦精非今書坊鹵莽之比雖殘章斷簡使人把玩不忍釋手令大司成京口費公惜其可寶而不完也乃模印裝褫共為一帙間以遺予予閱之如夏小正考儀禮逸經江文通文集皆今世所不傳者又其字偏旁多用古法精緻可愛因題其目曰國學羣書殘編時出而覽之亦足以佐嗜

古之癖。古人有得古漆簡者。寶而藏之。比編豈徒漆簡之比哉。迺書以示後之人。何喬新文集

新立祭酒公館記　林瀚

自昔祭酒無公館。先後任是官者。皆僦屋以居。宏治三年冬。予以春坊諭德。拜命莅任。亦就征南將軍黔國公第居焉。歲入白金八兩以為常。越五載甲寅秋。乃以日膳之資。積於公帑者。百三十五兩。購

文廟第三巷郎雄指揮舊宅一區。謀之司業安成劉

公震委監丞林大猷經營其事復專令掌饌王
永董其役撤舊而新之增以第二重三間逮落
成計所費與所購之直等焉明年乙卯冬再建
第五重三間又明年丙辰秋復建門樓二間所
用視前購之直又等焉以間計二十有六深可
二十丈許廣則前狹而後張東西界以垣前一
槐則戊午春予手植東石橋亦是春給工五兩
修焉予始還而居公卿大夫多載酒落之曰盛
哉此舉前所未有也己未秋予轉吏部侍郎庚

中夏進南京吏部尚書當辭
聖廟之任司業黄公珣方署太學印章命典簿徐英
請紀其事遂撮是館之始末用壽諸石俾後賢
踵居者或遇敝漏則出膳資修葺以待後賢則
不必計所費而責償後賢又以此而待夫後賢
斯館當與廟學同存矣庸記此以起後賢之思
林瀚文集

跋吏部舉薦謝祭酒咨文　　　　吳寛

台南謝方石先生在宏治初以翰林侍講擢南

京國子祭酒一時以為得人未幾先生移疾去屏跡山中著書自樂絕意仕進而言者以先生學行純正宜表率當時薦章交上上深納之然不欲煩以吏事也前三年會祭酒缺吏部遂以先生擬上而先生具疏再辭不獲命始勉就道既至諸生皆以為得師而士大夫則賀朝廷之得賢也方先生起用時吏部有咨文三道其弟業從之來取其詞剪帖成卷持以相示寬覽之非特見先生之賢又以見下之見賢能舉上之

得賢能用而式克欽承之意又於大臣見之嗚呼何其盛哉其謂之洛文者文移之體云爾初通有寬押字蓋寬時佐吏部也

重修祭酒公館記　張衮

予自遷官太學舍傍有一宅蕪穢不治吏告予曰此祭酒公館也棟橈壁壞不可居矣予造觀焉壁間碑記前南京吏部尚書謚文安三山林公所撰公在宏治庚戌嘗為祭酒正己率物敎行化浹太學至今諷誦之堂乃公所別建非所

居之舍也公記未嘗及此嘉靖甲午公予少司空廷柳嘗一葺之未幾而堂以不守易壞予因謀諸司業王公同祖曰文安故迹聲望累朝教化所從以出可使棄弗治已乎於是召匠計庸審材闢土請於司空以舉事飭修太學之餘錢若干緡佐之梵基累址撤故從新肇工壬寅夏五月乙亥訖於秋七月乙卯凡三閱月有奇重軒宏宇堅甓良材黝堊煥若加於舊觀前為門三楹繚以周垣堂之後為亭一座霤四角中虛

而外敞賓客有位游息有所今所增飾也予嘗聞之高明燕憩之具君子資焉皆足以發聰明而助內省宋儒張伯玉亦曰先王之敎化欲人易入也創物揆制郁乎聲明文采之盛先以聳觀其耳目然後淸發其神明之府庶幾不勞而有功由是觀之堂構之葺與否若於敎化宜不甚急而政體所關意向所指予猶不敢或後況其所當先勉者乎堂既成羣公來歌來遊舉酒落之予退而與諸生揖讓其中仰前人之遺矩

風範若存而考德辨業求不墜於聖人之道以思所謂高明者則斯堂也亦有警於予矣是役也大司空西蜀甘公為霖實興起之董其事以底於成者營繕郎中周君如砥也爰刻辭於石置諸右壁與林公碑記並傳云 明太學志

國子監奉旨刊十三經注疏先進孝經跋

陶望齡

維天子懋學睎聖垂意於經術詔臣等校讎十三經注疏重刻之辟雍孝經最先竣謹頓首進

御而蒙部謬為言附諸後曰昔

孔子贊易刪詩書定春秋禮樂其闡者綱提政事考稽風謠釐舉名分極命於儀物等殺而精者苞陰陽之紀通神明之奧博大微渺至矣然其退而托諸述者而後世尊經者由

孔氏亦未嘗名之曰

孔氏之經也其係

孔子言斷然以經號者惟是書而已夫生而能之不詔而人喻焉此天下至邇甚易者也其博大微

渺者

夫子既附之刪述而取夫邇且易者自名其書聖人之所謂道其可識也上下異操遠近不同等故或有韋素之懿行而帝王同之者其以天子撫有四海之隆貴而術不必有加於士庶人則天之明因地之利至德備焉又何其博大而微渺哉書言君陳惟孝友于兄弟克施於政而漢儒揚雄亦云孝莫大於寧親寧親莫大於寧神寧神莫大於得四海之歡心蓋施庭內而謂之政

浹四表而謂之孝非二端也天子既已敦崇色養又身帥之正令為父子兄弟足垂萬世法於以寧兩宮歡四表所稱一人有慶兆民賴之者何以加於茲則今日刻經意也

兩雍議

湯來賀

程子曰治天下以得人才正風俗為本太學者人才之所由造而風俗之所由成也國朝舊制舉人貢士必入監肄業大司成率其屬月課而教導之肄業十年然後許其入官猶慮其弗嫺

吏治也於考職之先又撥各衙門歷事數月勤習政事然後咨送銓部量才定職較之臨軒策士其法更詳詎非制之盡善者乎乃世人視為故事苟且塞責舉人入北雍者以白鏹七金給與長班令之按期報名而肄業之規可以盡廢矣至謁選之時又用數金而撥歷俱免嗚呼司成各部其位與權不可謂不尊矣乃聽一長班之指使天下之可歎有甚於此者乎舊冬特奉有明綸舉人必入監肄業又許南北就近此大

釐積弊眞為聖朝之舉可以造士而維風矣愚生即遵旨遙行初見雍中禮貌嚴肅躍然歡忭以為可以進德也乃與月課者三所恃者文焉而已司成接見諸士所議者亦文焉而已課文兼出小題課後數日列榜高下若生童就郡縣試嗚呼何其小也夫八股之業童而習之何益於蒼生何裨於實用而煩司成之講究乎且舉人既以七藝獲售豈不能八股而猶待雍課乎大司成之造士如斯而已乎蓋數百年來積習

相沿一時雖以遞變耳今皇上特隆曠典諸士不憚跋涉遠者數千里近者亦數百里赴茲歲舉以為必講理學必籌經濟以講他年實用乃徒督課於八股斯已過矣且甫踰一月輸銀數兩即告假而歸仍習為故事矣不亦大負朝廷而輕當世之士哉夫治道莫先於敎化倘誠心力任未有不能行雖當積弛未有不可行者也昔程子為晉城令民有事至縣必告以孝弟忠信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

讀書親為之正句讀張子為雲巖令以敦本善俗為先每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勸酬之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朱子主同安簿兼領學事選邑秀民充弟子員訪求名士以為表率日與講說聖賢修己治人之道及差發南昌軍事數詣郡學與諸生質疑問難誨誘不倦其留心教化何若是之亟也他如陳襄之令仙居蔡襄之守泉州劉珙之知潭州皆以勸學興善為急務況司成之職專在教人而可以自怠

乎哉誠能專重德行講求義理委曲教導以化其氣質之偏而成其為有用之才則數十年後士風丕變而天下之賢才不可勝用矣然而未能者何哉悠忽不勤而委靡不振也記曰師嚴而後道尊又曰教人必盡其誠使司成勿顧情面非父母果病及身負篤疾者不容告假即假歸者勒令速至而又殫精立誠以勤厥職日坐公堂與諸生講學不因寒暑而間所講經書之外必深繹性理及綱目通鑑而歸本於躬行必

倣胡安定設經義治事二齋以勵實學間課以文亦必試論策試奏疏聽其盡力發揮而勿拘以成格則人才可得而知也又於雍中取其卓然實用者日加獎勵而特薦於朝廷以為諸士勸既勤親講又令諸生各攄所見以觀學術之淺深若能究心理學或具經濟異才者不拘資格必獎賞而薦拔之其有不在學宮而願來聽講者亦弗之禁如此則人材盛風俗美庶幾可不負皇上育才之盛心而天下之平可拱而俟

之矣_{內省齋文集}